农民程老五开荒记

本报记者 雷汉发

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

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

▲ **上图** 程老五在开凿盘山公路。

▶ **右图** 程老五在山场中给果树整枝。

雷汉发摄

河北省顺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，多半土地是长着稀稀拉拉茅草和荆棘的山梁。顺平下辖的白云乡淋涧村，大多数山场是石灰石基岩，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，植物生长很困难。

程老五是淋涧村有名的新“愚公”，开发荒山已有26年。最开始家人不理解他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行动最终获得了家人的认同，也加入了开发荒山的行列。

26年来，他走过艰辛，也尝到了甜头。开荒的艰难时节，他每天甚至抽3包烟来解忧。2014年年终盘点时，程老五惊喜地发现，这一年的收入超过16万元。凭着坚持不懈和自己的双手，他把这座名叫“米面峪”的荒山变成了“花果山”。

开荒，黄土背了180吨

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程老五对《经济日报》记者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1986年，国家对绿化荒山实行补贴，淋涧村号召村民承包荒山绿化，14户村民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。3年过后，3000多亩荒山仍是光秃秃一片，于是村里决定重新发包，要求就一个：必须得种树。

“我觉得吧，咱在村里还是一个有思想、有劳力的青年人，30岁不到的年纪，应该干点大事。承包荒山就是有奔头的大事，在1989年第二轮承包中，我第一个报名，并如愿拿下300亩荒山的36年使用权。当时特别高兴，连着好几宿都没睡着觉。”这座荒山有个喜庆的名字——米面峪，当地人读出来，就变成了“米面油”。为让荒山早日变绿，程老五跟父亲商量，将三哥、四哥拉进来，一起开荒。

那么高的山坡，全是石灰岩，树木怎么能够从上面长出来？听到记者的提问，程老五回忆说：“第一年，我们父子几个在山间挖了3000多个树坑。挖出来后，就地找石头垒成鱼鳞坑。”程老五说，每个坑需要从山下背3筐土填满，一筐土就有20来公斤。如此算来，3000多个树坑需要黄土180多吨。

“其实背了多少土，根本没法儿统计，但肯定多于180吨。”程老五说，“从地里到山脚才几十米，可到山顶就麻烦得多。再说，那时候这里连条路也没有，一筐土背到山上那是一身大汗，一天十几趟下来，我们几个人经常累得不想挪一下地方。”

盼雨，盼来了泥石流

看着满山的果树，记者感到这片山场充满了生机，但经过仔细观察，发现这些成片的果树，有的大如碗口，而有的则仅有手臂粗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水是木之精，木是水之源，在这秃山上种树，水是大问题，那时候山上没水，种了树不浇水就旱死了，可挑水浇树太麻烦。一桶水从山下到山坡，就算不碰石头，也剩不下半桶，浇一棵树都不够……我们还试着用驴挑水，也不成。”为了提高成活率，程老五一家人商量出个法子——向天借水。“一听到打雷就开始收拾工具，雨下起来，就带上树苗连滚带爬冲上山。有时一把花生、红枣儿就算一顿饭……可那时候，山里雨下得越大，我们就越高兴。”1989年至1992年间，3000多棵果树成活了大半。树越种越多，一尺来高的树苗渐渐长大，有些柿子树开始结果，大家别提多高兴了。

就在程老五父子憧憬美好未来时，一场暴雨将他们高涨的士气打到了谷底。“1995年夏天，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泥石流。等雨停了上山一看，种的树大部分都被冲没了……”

程老五说，那次暴雨对四哥打击最大。“过了没多久，四哥就被查出患上肾炎，没钱治病加上劳累过度，很快就去世了。”那场雨后，程老五的父亲再也没有上过山，三哥也心灰意冷，扔下这个烂摊子转行做起了生意。后来经过多年补种，树木又长起来了。但由于晚栽了五六年，所以果林中的树木就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状况。

守山，冬夜中了煤气

有点倔的程老五至今认为，1995年的暴雨加泥石流是个“意外”。虽然父兄不再给他帮忙，程老五还是带着爱人重新植树，到了2005年，山脚和山坡重现片片绿荫。

“前后投入了多少钱，家里谁也说不清，总有几十万元吧。”程老五将山脚附近的荒地开成梯田，主要种蔬菜，用卖蔬菜的钱来开荒山。其间，他在山上铺了3000多米水管，垒了6个蓄水池，开出10公里多山路，一直到山顶。

2005年11月，就在程老五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他在山中小屋过夜时中了煤气。尽管发现及时没有危及生命，但对程老五的打击是巨大的。“身子没劲儿，反应迟钝，昏昏沉沉地过了5年，一直到2010年才好转。”这5年，山上的果树没人管理，又死掉了一大部分，没死掉的树也产出极少。山，再次荒了。

大病一场，程老五变老了，不到50岁的汉子，已经像是60多岁的老人，满头白发，然而他仍然痴心不改，在2010年病情稍微好转时，又再次向荒山进发，而这一次他遭到大姐极为强烈的反对。“知道她是为我好，不想让我遭罪，可还是要开荒啊。”

不仅大姐，程老五全家人对继续开荒都失去了信心，两个儿子希望去打工赚钱。

为让家人支持，儿子每上山干一天活儿，他给开120元工资，儿媳是80元。“等将来山绿了，他们就知道我这眼光不差咧！”老程话语里透着自信。

程老五的家人并不都这么想。为了开荒山，程老五去信用社贷款，每年利息就好几万元。“现在挖掘机正在开山路，一天就好几千元，我们现在只能给得起油钱，工钱得等有了钱再算。”程老五小儿子诉苦道。

收获，荒山成了花果山

让程老五一家人欣慰的是，慢慢的，荒山不仅绿了，还变成了花果山。山上栽种的两万多棵苹果、核桃、柿子、樱桃、仙桃、黄杏等果树相继挂果，开荒有了回报。

程老五告诉记者，2013年，他卖了1000多公斤苹果、1万多公斤梨、3.5万多公斤柿子，加上其他蔬菜，共收入10多万元。2014年，程老五的收入再上层楼。

看到山上树木不断挂果带来的收益，程老五的劲头更足了，他开始谋划着建设观光型现代化农业山场。不仅打了机井，修了山顶水池，铺设了几十多里的管道，将整个山场变成了水浇地，还整修了10多公里盘山公路，想让汽车也能开上山顶。他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：“山上风景宜人，等我把山上种满了果树，再盖几座房子，将来也搞采摘和观光。”

26年过去了，程老五估算了一下投资账，总投入接近300万元，其中有自己的一部分积蓄，还有各种借贷近100万元。尽管程老五的债不少，但如今的他眼光更远，信心倍增，越变越绿的米面峪山场给了他充足的底气。

记者感言

时代需要愚公精神

“山高坡又陡，瘠地土难留。小雨不管用，大雨滚石头。老五不信邪，扎根荒山丘，三代齐上阵，百折未言愁。背土上高岗，长坡引水流，盘路入云霄，荒野变绿洲。”这是一位民间诗人为程老五写下的一首打油诗。

一处草木难生的荒山野岭，要使其变成旱涝保收的花果山，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行，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就会怕苦累，事情就会做不下去，或者做不好；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行，因为前进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，遇到挫折就退却，事业就会半途而废；没有长期坚持、前仆后继的精神也不行，因为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，只有坚持不懈，才能渐入佳境。而这下定决心、排除万难、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就是愚公精神。

我国山地资源丰富，单单程老五正在奋斗的太行山，就还有上千万亩荒山等待深度开发。我们呼唤更多程老五这样的“新愚公”，让更多的山场披上绿装。

正能量

跨越60多年的“亲情接力”

本报记者 吴佳佳

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，蒋质筠一家人用持续60多年的实际行动，向人们诠释了敬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。

60多年前，和平村村民蒋质筠抱养了一个小男孩，取名蒋良才。为了这个孩子，他一直未娶，父子俩相依为命，蒋质筠既当爹又当妈，好不容易将孩子抚养成人。

1974年，蒋良才与同村姑娘封孝利结婚，一起悉心照顾养父蒋质筠，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苦，但其乐融融。2003年，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，蒋良才身体检查出患了肺癌晚期，治病几乎花光了全家所有的积蓄，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债。

封孝利还记得，丈夫蒋良才过世时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养父蒋质筠。当时她对丈夫说，“你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爸爸一口吃的”。丈夫去世时，家里欠下2.8万元的债，封孝利咬咬牙承担下来，撑起了这个家。

女儿蒋成霞记得，那时候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情。封孝利每天凌晨就起床，割猪草、捡柴火；8点多匆匆赶去食品厂打短工，中午下班，要给年迈的公公带饭；下午回家，喂猪、种菜、洗衣服，忙活到晚上10点多。封孝利说，“我得让丈夫走得安心”。

生活重压下，一家人风雨与共、不离不弃。村里人给封孝利一个鸡蛋、几颗糖果，她都揣在兜里，带回来给公公吃。公公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即使兜里一分钱没有，她也求着医生赊账，先把药取回来。

在艰难的日子里，封孝利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许世禄。这个淳朴孝顺的汉子不爱说话，但他与封孝利一起承担了还债的重任，还与她一起照顾80岁高龄的公公蒋质筠。

2012年，84岁的蒋质筠因患上严重的疝气住进了医院，生活上不能自理，封孝利和许世禄没日没夜地悉心照料。“当时公公已经瘫痪在床，我和老许轮换着给公公洗脸洗脚、端屎端尿。”封孝利说。

蒋质筠的邻居介绍，那段时间忙下来，封孝利和许世禄都瘦了好多，但他们没有怨言，在老人面前始终笑眯眯的。蒋质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儿子虽然走了，可我还有一个女儿和儿子。”

封孝利和许世禄不仅自始至终善待老人，还教育孩子孝敬老人。在和平村，说起蒋质筠家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。蒋成霞常对封孝利说：“妈妈你别着急，账我们慢慢还，我帮你。”蒋质筠老人生病期间，父母在医院轮流照料，蒋成霞和爱人陈焱就在家做好饭菜给他们送去。在和平村，经常可以看到孙女蒋成霞和孙女婿陈焱陪老人散步、聊家常。

艰难的日子里，封孝利记得“盐都没得吃”，但她记得更清楚的是家里人的和睦。蒋成霞说：“妈妈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我们看到她勤劳持家、孝敬爷爷，也就跟着她一起做。”老人虽然时常思念自己的养子，但在全家人的温情陪伴下逐渐走出了阴影。如今，所有的欠债已经还完了，一家四代同堂继续着他们的幸福生活，演绎着跨越60多年的“亲情接力”。

最美基层干部

『五心』工……奏

记湖北省孝……

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宋明芳 陆新刚

清明时节，沿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袁湖村洁净的水泥路，在错落有致的精致小楼中穿行，一步一景，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园林城镇一般。村民们都说，袁湖能有今天的发展，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袁少敏这只“领头雁”。

1993年，袁少敏从东北建筑工地回到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，就任村党支部书记。22年来，他摸索出了一套“五心”工作法，即：恒心走，用脚量民情；倾心听，用耳收民意；耐心说，用真情聚民心；实心做，用行动惠民生；全心引，用智慧谋民利。

“五心”工作法，心心为群众，也使这个曾经“下场大雨全村淹，一年只点两次灯”的“水袋子、穷窝子”，成为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、省市区三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、湖北省第一批宜居村庄。

恒心走，用脚量民情。袁少敏爱往田间地头跑。20多年间，他正是靠这样一步一步地“丈量”，及时掌握乡间大事小情，拉近和村民的距离。

袁品望是村里的种田大户。有一次，田里庄稼“生病”，他买了2000多元农药。正准备下田打药，碰上袁少敏上门。袁少敏在田里观察后给袁品望开出了“新药方”。袁品望将信将疑地退掉农药，再按袁少敏开的“药方”买农药，结果只花了300元钱，就治住了病虫害。事后，袁品望逢人便说：书记对我家田里情况比我自己还熟，服他！

倾心听，用耳收民意。熟悉袁少敏的人都知道他是急性子，但他听群众讲话时却十分冷静。多年来，他坚持“五听”：处理矛盾耐心听，有事没事唠天听，红白喜事聚会听，田间地头随时听，重大问题虚心听。

袁少敏处理问题时，总是耐心听别人讲述。村里老百姓的家庭纠纷、邻里矛盾这些“小事”，他都当大事对待，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村民张某和刘某因为宅基地界线问题产生纠纷，在调解过程中，两家讲历史、摆典故，前30年、后30年讲了两个多小时。袁少敏边听边记，直到两家将全部的话都倾诉完，气也消了一大半时才开始调解，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。

耐心说，用真情聚民心。袁少敏善于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跟群众打交道。

村里修路，修到一位村民家门口时，因村民不愿挖掉自家门口几株桃树而暂时停工。袁少敏上门做该村民思想工作，并风趣地对这位村民说：“出门就‘逃’很不讨彩，修路是不是就‘通’了？”这位村民当即被袁少敏说动了心，随即挖掉了挡路的桃树。

多年来，袁少敏说事说理，群众也喜欢听他“念经”，相信这个有“婆娘嘴”的书记。

实心做，用行动惠民生。袁少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，坚持每年收集群众意愿，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，由群众确定，每年至少干成一至二件实事。他探索出了一套村党支部领导下的“理事会+协会”模式，构建村级事务议、决、办三位一体运行机制。

这种“1+X”模式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，集区域内自治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、互助组织为一体的服务组织体系；以党组织班子成员为核心，集党员干部队伍、群众组织骨干队伍、志愿者服务队伍为一体的服务队伍体系；以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核心，集各种延伸、拓展服务平台为一体的服务平台体系。

4月3日，记者登录袁湖社区信息服务平台，里面显示出一张“1+X”服务组织结构图，分为党组织、自治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几大主干，而自治组织里的村民理事会下辖自来水管理协会、路灯管理协会、和事佬协会等6个协会组织，随意点击一个协会，立马显示出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成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如此完善的组织系统，办起事儿自然事半功倍。目前，全村累计投入300万元，兴办大大小小的实事40余件，共修路5.2公里，建设4个文化广场，安装30盏路灯。

2007年，袁少敏主持制定《袁湖村理事会章程》，明确规定：凡是村级公益事业，由理事会建立专门账户，村干部不插手，理事会成员不领酬，并及时公布村级财务使用情况，做到阳光操作。后来，这一模式逐步发展成为袁湖“1+X”模式，并在全市推广。

全心引，用智慧谋民利。如何让村民富足，是袁少敏思考得最多的问题。在前期认真调研的基础上，他与“两委”一班人确定了“把土地腾出来、让劳力走出去、把企业引进来”的发展思路，使袁湖村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转变。

近两年，在他的主导下，村里先后引进玉峰苗木、湖北唐鼎彩色苗木2家生态型农业企业落户，农民除每亩净收益租金外，进企业打工收入达到40万元。目前，村民人均收入达到11000元。

为推进乡风文明，袁少敏在党员大会上提出了“建袁湖新村，做袁湖新人”的目标，从治理打牌开始，动员村里妇女、文艺骨干外出学习打腰鼓、跳广场舞，回村发展队员，把“麻将桌上的主力”变成文艺队的主力。在健康生活风向的带动下，袁湖村村风得到很大改善。

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

本版编辑 闫静 刘亮 郎冰
邮箱 jjrbzggs@163.com